

# 師長憶端木故校長 ，《傳記文學》刊出

今年5月18日（農曆4月18日）為故端木校長鑄秋先生百歲冥誕日。本校原訂於5月17日（星期六）舉行「端木鑄秋先生百歲冥誕追念會」；然因近日SARS疫情蔓延，為免間接或交叉感染，故臨時取消該活動。不過，本校另與《傳記文學》合作，於該刊5、6月號雜誌中製作紀念專輯，先後刊登本校師長追憶端木故校長的文章。端木故校長生平主要分為4個時期：前25年求學，得紐約大學法學博士，先後任教復旦、東吳、安徽、中央大學等校。其後20年從政，歷任安徽省民政廳長、國家總動員會議秘書長、司法院、行政院秘書長暨立法委員等。再後20年執業律師，經辦多起國內、外大案件，最後的20年則是悉數奉獻給東吳大學。民國40年，東吳在台復校設立補習學校時期，端木校長即擔任董事，爾後於民國51年迄64年擔任副董事長（其間兩度代理董事長），於民國58年—72年間擔任校長，至民國73年退休後仍擔任董事長之職，直到逝世。端木故校長主持校務期間，致力將東吳大學營造成一所完備的大學，幾乎是一年增一系所、建一館舍。此外，更將個人積蓄數十萬元及藏書近8千冊捐贈給學校，愛校護校之心令人感佩。民國80年，學校董事會決議將城中校區第二大樓命名為「鑄秋大樓」，即表達對端木故校長的謝忱與紀念。

茲摘錄五月份《傳記文學》部分文句：知名神學家周聯華牧師在「終生的上司 - 端木先生」中說：那一次餐會，他（端木先生）喝了許多杯酒，也講了許多「不重聽」的話。那晚的名句之一是「請（教育）部長告訴你的屬下，對私立大學不要『另眼相看』，我們是私立，別瞧不起我們，好像我們是『私生子』，我們比公立學校要難多了」。楊名譽校長其銑在「我所認識的端木先生」中說：鑄公是一位非常能吃苦的人。他最佩服武訓先生乞食辦學的精神。他曾多次對朋友說：「私立學校校長就是職業乞丐。」事實上，鑄公就一直以武訓為榜樣，艱苦卓越，力爭上游。由於他這種犧牲奉獻的精神，東吳才有今天這個規模。擁有哈佛、耶魯雙博士的李俊校友在「恭述端木鑄秋先生風範之一斑」中說：擁有英美法專業素養的鑄秋先生，在國內司法尚不甚重視人權的時刻，已用超然的眼光去審查全案，認為應該跳脫中國傳統株連九族的觀念，以更現代化與寬厚的眼光去判斷審理，幾經思索後，決定承接下來，為陳璧君案辯護。圖書館王中一館長在「典範長存 - 追憶端木校長」中說：音樂館動工興建時，工程費尚無著落，鑄公於破土典禮後數日，即出國募款，歷經兩月餘返台。校內多位主管至機場迎接，看到鑄公白髮垂耳，倦容滿面，大家欽敬感動之餘，共體時艱，奉獻小我，全力為學校「打拚」的使命感與決心也油然而生。流氓教授林建隆在「端木先生的叮嚀」中說：我記得那紙便箋是裝在東吳大學專用的信封。寄信人先恭喜我考上東吳，然後說他知道我是在何種處境下考上的，也因此他深信我的資質必定十分優異。最後他鼓勵我：「一定要排除萬難，堅定地唸下去！」信末署名端木愷。我當時不知端木愷是誰，更沒想到多年後我會提筆寫這篇追念他的文章，否則一定小心翼翼地收藏那紙便箋，好讓後人同感一個教育家「有教無類」的襟懷。透過這些親炙端木校長的筆鋒中，校友們又得以追憶老校長的苦心與志業於萬一，亦是校內同仁繼志承業的標的。